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盡言集卷十二

宋 劉安世 撰

論楊畏除御史不當

此一章與朱光庭同言

臣等伏見朝廷以御史闕員屢詔近臣俾舉所知近者本臺及兩制等數以名聞未嘗採錄中外疑惑莫知所謂及再令舉官敕下畧出事因如葉伸穆衍則曰已係省郎陳鵬則曰已係監司臣等既見止此為不應格遂

於常調通判資序中以田陳古張微充薦二人者皆敦厚剛正可任言責剡奏以來於今兩月未蒙朝廷有所簡拔今日乃聞以楊畏為監察御史竊惟祖宗之制所有命近臣舉言官者蓋耳目之任不欲置執政之私人也今兩制等奉詔舉官不合大臣之意則妄以監司省郎為解拒而不用楊畏不係所舉之士又見充永興軍路提刑未審朝廷何名除授臣等後來所薦既非監司省郎即合依公掄選它日苟不稱職自可并坐謬舉之

罪今既未嘗試之以事而便謂其才不堪取捨任情殊無義理伏望聖慈追還楊畏新命止令於兩制等舉到人內選差庶使祖宗之法不至墜廢取進止

第二同前

臣等近嘗論奏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臣等伏覩祖宗故事天禧二年二月詔左諫議大夫樂黃同知制誥陳知微於常叅官舉公清強敏材堪御史者各一人臣等竊惟聖訓皆有微旨何者御史之任所以糾察百僚

苟非剛正無私不可濫居此職故先須擇舉主使之引類是以受詔者知明主矐倚之厚慎簡忠良被舉者體朝廷責任之嚴敦尚名節得人之盛無媿前古厥後方令兩制資次舉官當時議者已謂無善惡皆得薦士故多非其人然未嘗專出於執政也今兩制等初以名聞則猥曰已係監司省郎更令別舉後來所薦既已應格則又棄而不用乃以私意外召楊畏且畏見授永興軍路提刑獨非監司乎前日以此拒人而今日躬自蹈之

威福自任反覆如此舉官之詔遂成空文祖宗之法日益廢壞臣等竊為陛下惜之况二聖臨御仰臣輔弼若言路漸布私黨則政事闕失何由盡達天聰為大臣之計則安為陛下之慮則䟽矣伏望聖慈鑒前代姦邪蒙蔽之患循聖人開廣聰明之理罷畏新命以示至公取進止

第三

同前

臣等已兩曾論奏楊畏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旨揮竊觀

祖宗以來尤重風憲之任必得公正之士付之彈劾之權所以糾察百僚振肅綱紀雖在人主未嘗取以已用之必命近臣與本臺長二更互奏舉以協中外之望如畏者初無自立之譽又非應詔之薦忽蒙簡拔甚喧物議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為事每於言路多置私人持寵交養寢成大弊今朝廷之政率由舊章豈容臺臣更蹈覆轍伏望陛下審察事理罷畏新命再令近侍各舉所知庶得端良不廢故事取進止

第四

右臣近已三次論列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竊聞議者以謂本朝嘗用舊人乃欲持此沮抑公論臣伏覩祖宗以來雖有復召之例率皆風節暴著為搢紳所服如呂誨之類者方可不用奏舉再授言職今楊畏從王安石之學議論駁雜及呂惠卿用事又頃心附託緣舒亶之薦得為御史觀其所主固已刻薄考其素履多復乖異豈可為有故實妄引匪人臣竊謂朝廷不至乏才如



此之甚伏望陛下審察義理罷畏新命庶幾言路純一  
衆聽不惑取進止

第五

臣近已四次論列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臣竊惟御  
史之官朝廷雖有復召舊人之例謂宜審其才實叅以  
公議如畏之趣向乖僻附麗姦邪搢紳之間多所鄙薄  
非獨出於臣之私言也况元豐之末已嘗任用在职之  
日苦無建明雖粗曾彈擊貴近亦是承望權臣風指為

之鷹犬今若不考其素輕授風憲臣恐匪人得進浸壞  
言路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累奏事理早降旨揮  
罷畏新命以稱陛下為官擇人之意取進止

### 論大河利害

右臣伏見南宮埽口今年以未有堤備漲水在近權往  
閉塞直候將來堤防成立物料齊足方謀興工雖目下  
苟安未敢輕議然詢考輿議竊有可憂須至開陳乞賜  
詳覽臣訪聞南宮之決今已累月適值亢旱水勢甚平

萬一夏秋之交山水汎溢與大河相合奪過河身一向  
西流則深州以下必被其患今事勢已急尚未見朝廷  
如何擘畫此不可不預為之慮也議者又謂將來若理  
西堤須留九門以道西山之水使河門太小則勢必壅  
遏入納不快河門稍大則黃河暴漲却致出泄二者之  
說皆不免與民為害而又修閉南宮水口之後亦未保  
他處終無再決之患向去人使道路若有侵占阻滯國  
信往來未委如何處置欲望聖慈詳此事理專委都水

使者與本路監司子細相度具的確委得不致有前項  
患害畫一條列結罪以聞庶得利病之實不誤國事

第二

此一章與  
梁燾同言

右臣等訪聞大河西潰今已累年汗漫流散無復河道  
故去歲冀州南宮埽決南宮未閉信都又決繼而大名  
宋城中埽又決近日復有焦家堤之患則北流利害灼  
然可見今欲復全故道議者以謂新修理水堤亦未高  
濶自大名之東埽岸久已廢壞雖南有橫堤頗為堅實

然尚卑下恐不足恃而又故河未嘗濬治一旦遽決梁村由孫村口放水東流止可以分減目下漲水欲還故道未易能也蓋大河重濁其流稍緩旋即淤填今梁村開口循理水堤而下水去堤面纔五六尺至孫村口水與堤平兩處下埽僅免決溢或聞只是分過大河三四分水但恐因循浸久積淤日增將來閉塞北流併使東注地勢高仰壅遏難通則橫堤以南金堤以東決湏受害臣等竊謂河事素來議論不一遂致中輟今水官既

知利病奮然敢為固有足取然臣等雖知有可成之功  
恐不免欲速之弊蓋舊河不曾䟽濬而向下堤埽全未  
完葺遽決梁村放水理有未安况今日已後水勢漸小  
沙淤浸多萬一更壞舊河不能還復則是前功盡棄進  
退被患為今之計實可重惜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詔  
都水官吏及本路監司協力盡公講究長策廣為儲備  
增固舊防庶使東流必有成績乃河朔生靈之幸

第三

臣伏見朝廷欲回大河使歸故道採之輿議頗有異同  
今之言北流者以謂廣占民田大破省稅壅遏西山之  
水為深趙瀛莫之患吞併御河絕邊城轉餉之利淤填  
塘泊北使道梗而又堤防卑薄全不足恃故今歲之間  
四處決溢臣再三推考實有如此之患是以議者欲復  
東流然而自小吳之決久不閉塞大河故道地形高仰  
而舊堤廢壞往往斷缺所植林木發掘已盡昔日之備  
百無一二若河流果然東去不免後患故議者皆欲先

葺舊防䟽鑿故道人功物料悉令具足然後乘春夏暴漲之勢而順道之方有可回之理昨來都水官吏思慮不審惟務速成既未嘗完繕廢堤亦不聞濬治河道乃於水勢向衰之際妄引東注臣聞只是減得四分已來漲水纔至復槽遽已斷流緣自來河水稍緩立有沙淤故瀕河之人皆咎都水官吏以謂輕開梁村埭塞故道非特不能紓北方之患而反淤壞舊河此尤可重惜也今朝廷舉不貲之費廣儲薪石調發兵夫必數十萬勞



民耗國無大於此而典領之人終不敢保河之必回依  
違觀望徼幸萬一臣竊憂之伏望陛下明詔執政熟講  
事理若大河決不可回則早乞降旨揮便令罷役博選  
通習水事之人就今所行子細相度別為長久禦備之  
計若復欲使趨故道則乞令都水及修河司官吏條具  
兵夫物料的確合用之數指定於何處放水自具月日  
興功至何時了畢委不得至誤事結罪以聞異日成敗  
用行誅賞使苟簡之吏莫敢誕謾而利害明白中外不

疑大衆大役不妄舉動惟冀特留聖慮早賜施行取進  
止

第四

臣早來延和殿進對伏蒙宣問大河次第臣尋具所聞  
悉已面奏退而思之猶有未盡之意輒復論列上裨憂  
勤之萬一臣竊謂自小吳之決今已八年澶州之東地  
形高仰而又堤道廢壞久不完葺林木剪伐靡有孑遺  
今若不繕舊防增峻故道一旦河勢全奪東去而下流

禦備殊未有涯脫或踈虞何以救補其可慮者一也臣聞昨者沙隄之破北京官吏科配稍草調發丁夫期會嚴峻甚於星火民間勞弊固已不堪今回大河計其薪芻之費恐湏百倍於前日雖朝廷已降旨揮禁戒搔擾而有司苟避督責急於辦集名為和買實是抑配若必欲來歲興功竊恐日月迫促地產有限物價踴貴重困民力其可慮者二也臣愚欲望聖慈更加熟計明詔執政叅議至理若東流有可成之功即乞慎擇官吏委任

責成寬假歲月無求近效應修河所湏之物並量添價  
直只令和買不得擾民如有違犯並行降黜俟三二年  
堤防完固薪石具脩公私之力皆有餘裕然後察水勢  
之所向而順道之庶幾橫流可回生民受賜比之浮薄  
之論妄舉莫大之役校其得失固不侔矣惟冀特留聖  
慮早賜施行取進止

第五

右臣伏見大河西潰今已累年朝廷屢遣使者與都水

之官及本路監司同共按行固已詳熟而利害紛紜終無定論臣聞自商胡之決踰三十年河淤東高勢必西徙所以連歲衍溢旋塞旋潰理有必至無可疑者而王孝先等建議乃欲回復洪流使歸故道所用人工動以億計薪石糧器又數千萬國費民勞莫大於此或聞孝先等奏章顯言新開直河若有淤填乞不坐罪則是妄興大役以徇偏見又慮緩急水勢不應則先入姦言莫肯執咎誕謾自便輕侮朝廷操心如此何足倚辦書曰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鄉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蓋聖人作事謹始不敢自用而廣謀從衆以求合於天  
心也今將動大衆起大役而廟堂之上策非素定付之  
一二庸人肆為臆說治一橫堤已費五百餘萬復千里  
之故道則又將若何苟暫費而永寧固不足吝今建議  
之臣猶不自保則生民之膏血何負於此輩而聽其輕  
用乎况謝卿材與張景先同為一路監司而二人之論  
自不相合恐非詢謀僉同之道伏望聖慈博選深知河

事之人再令經度叅以李陸孫民先之書擇其可用俾  
干繫官吏條析利害結罪以聞然後付之執政定從一  
議所貴慮無遺策不貽後悔

論修河物料科買搔擾事

此一章與  
梁燾同言

右臣等訪聞修河計置物料萬數浩大沿流州縣多被  
科買期限迫促甚為搔擾臣等竊謂河朔之民久罹水  
災若更加以科率實所不堪今河流向背尚未可知不  
宜重困民力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約束逐路監司及都

水官吏應緣修河物料除朝廷應付外並湏和買不得  
擾民如敢違犯重行朝典

乞諫官各鑄印事

右臣勘會兩省諫議大夫已下六員止有二印通行  
使並於長官廳收納每遇申發文字即逐旋遣人借用  
若相去遼遠甚為妨滯欲乞自諫議大夫及司諫正言  
別鑄六印各以官名為文貴不闕事伏候朝廷旨揮

論犯贓人於寄祿階改左右字不當事



右臣伏見自行官制後來一切以寄祿名官至於流品無復旌別乃者朝廷以為未便始詔吏部因其舊各分為左右自是清濁有辨衆論稱允後來竊聞新制士大夫之犯贓者並改右字法既未備人以為疑且有出身之人苟有贓賄抵罪左降於右固可示懲緣無出身者自合稱右今若一旦混淆於貪墨之徒彼將以仕宦為耻非惟失先王礪世磨鈍之術亦恐本帶右階之士或有犯者朝廷復以何名處之臣愚欲乞今後贓污之吏

並與削去左右量其所犯之輕重而制為貶降之歲月  
若限內別無他罪仍有舉主即與約經赦叙用之法許  
以牽復如此則名器自正而負罪者通改過自新之路  
勸懲之道可以兩得矣伏乞睿明亟追前令別加修改  
庶協政體

論執政不合留占軍充宣借事

右臣伏覩去年九月內開封府勘到百姓袁贊與李卿  
無故於汴河上走馬衝撞人落水致死准法合從不應

為重科斷據本府奏為表贇情理至重乞加二等斷遣  
送五百里編管蒙朝廷旨揮表贇決臀杖二十特刺配  
隣州本城已刺面配衛州本城訖臣聞表贇家富於財  
素稱凶豪而又結集惡少縱酒馳馬使無辜之民被衝  
淪溺原其妄賴難從常法陛下既用本府之奏加等決  
杖又降特旨刺配隣州非止慰被苦之家亦將為後來  
之戒也如聞執政大臣却作宣借名目占留表贇在京  
檢准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勅節文諸自京配出外處充

軍者不得却指名勾抽上京其中外臣僚之家合破宣

借人亦不得抽取配軍違者徒二年

見任宰相執政官許抽取杖罪非在

京犯盜并窩藏盜賊逃軍誘畧人配軍情輕之人充宣借

臣看詳上條止謂情輕之

人方許勾抽今袁贇本以情重持旨刺面不委執政安得指差衛州官吏既被受上件敕條自合遵守不委何故公然廢格中外之議皆謂袁贇家資極厚廣行賂遺是以上下蒙蔽無人糾發夫廟堂之上造出法度而執政大臣首先自犯郡縣之吏奉承詔條而情重配軍屈

法縱遣此而可捨朝綱廢矣伏望陛下特降旨揮收衮  
贄付有司鞫問行賂次第并違法受賕官吏依公施行  
所貴稍正綱紀姦人知畏

論不御講筵及求乳母事

臣伏自前月末聞傳聖旨權罷講筵是時近興龍節意  
謂將有燕饗是以暫輟邇英之幸用成慶禮今復半月  
別無政事亦非有前歲大雪苦寒之故而勸講之臣久  
不得望見清光臣固已疑之矣乃者民間喧傳禁中見

求乳母臣竊謂陛下富於春秋尚未納后紛華盛麗之  
好必不能動蕩淵衷雖聞斯議未嘗輒信近日傳者益  
衆考之頗有實狀臣忝被言職當諫其漸伏惟皇帝陛  
下天賜睿聖纘成大業太皇太后陛下慈仁正順保佑  
備至覆載之內莫不傾耳拭目以望風化而或者之論  
乃謂陛下稍踈先王之經典寢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  
播實損聖德昔者堯之受命惟以天下為憂而不敢以  
位為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著之方冊萬世稱誦

皇帝陛下不可以不勉太皇太后陛下不可以不勸也  
伏望聖慈為宗廟社稷之大計清閒之燕頤御經帷仍  
引近臣與之論議前古治亂之要當今政事之宜悉俾  
開陳以助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天下幸甚取  
進止

再奏

臣今月二十七日給事中范祖禹至本廳密傳宰臣呂  
大防所聞德音諭臣以所論後宮事實未嘗有者稽首

承命感抃交集臣歷觀前世之主鮮有不以聲色為累  
至於近之太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固真元增益壽  
考聖賢所戒可為寒心且世俗之間粗有百金之產猶  
知愛其子孫以為嗣續之託而况國朝百三十年之太  
平六聖憂勤積累之基業陛下繼而有之可不自愛自  
重以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乎臣誤蒙聖恩擢寘諫列  
使陛下日新之德未有以著於四海而親近女寵之謗  
先播於衆口臣雖愚暗亦深憂之所以不避譴訶先事



進戒若陛下實未嘗為則臣之所言猶不失諫官之職  
若陛下萬一有之則臣之進說已是後時雖不敢逃曠  
官之誅顧亦何補於事惟冀陛下愛身進德留意問學  
清心寡欲增厚福基臣不勝惓惓愛君之至取進止

乞早補諫員等事

右臣伏自去年十月十二日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  
奏事後屢欲上殿而川累乞外補以至辭免除命凡百  
餘日不得一至法座之前今左右省惟臣一員欲望朝

廷早選方正之士以補諫列仍乞特降旨揮遇有職事  
須合面陳雖未差到官許臣獨對庶盡悃愾少裨聽覽

論朋黨之弊

臣嘗於史冊之間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  
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  
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  
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  
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構傾覆

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鄉原上意閉匿其私陽若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為朋黨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祖宗遠鑒歷代之弊擇耳目之官所以開衆正之路塞羣

枉之門而日近士論稍有朋黨之迹深恐姦人乘主上  
沖幼陛下委任大臣之際陰引邪慝漸斥端士孤朝廷  
之勢而蔽人主之聰明盜刑賞之柄以快羣小之私意  
此弊浸長非國家之福也臣願陛下深覽前史之戒慎  
終如始獎惜臺諫以養多士敢言之氣庶能破姦邪之  
謀而消未形之變天下幸甚

盡言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盡言集卷十三

宋 劉安世 撰

論鄧溫伯差除不當

臣伏見朝廷除鄧溫伯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則中書舍人繳還詞頭繼又給事中兩次封駁臣竊謂至公之朝必無遂非之理遷延累日未敢論列比聞傳報前命復下搢紳相顧莫不失色何者陛下即位以來未嘗沮抑

公論今兩省給舍舉職如此蓋是僉議以為失當朝廷  
畧不聽納持之益堅臣再三思之不得其說及觀告詞  
乃知陛下以攀附之故遂加恩寵臣獨疑其不然須至  
辨正前代創業之主經綸草昧乃有豪傑之士用為佐  
命之臣謂之攀附可也繼體之君或由儲貳或自藩邸  
春宮王府咸備僚屬以其有保傅之恩調護之效謂之  
攀附亦可也恭惟陛下初自妙齡未遑出閭誕膺天命  
遽踐宸極中間溫伯雖曾掌箴記何嘗得望清光而

遂以攀附加之循名考實顯為非據况温伯姦邪反覆天下所知陰假王言内交蔡確此實有罪苟逃典刑更被誤恩尤駭物聽伏冀陛下審察清議斥遠佞人收還詔除以慰衆望取進止

第二

臣近嘗論奏鄧温伯除翰林學士承旨不當至今未奉旨揮臣謹按温伯資稟姦邪貪附權利熙寧中王安石呂惠卿勢均力敵更相傾陷温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



巧構側媚情態萬狀元豐間蔡確用事悉心附託召自成  
成都置之翰苑及陛下纂承天極褒賞輔弼温伯草王  
珪麻制則曰預定議於禁途為確命詞則曰尤嘉定議  
之公臣太皇太后之立孫神宗皇帝之與子上當天意  
下符人望聖心先定不假外謀考經稽古無一不合確  
實何力敢貪天功就如姦人之言出於大臣之策亦當  
先推上相方及次輔而温伯陰受邪說稍絀王珪乃於  
確制特為溢美重輕顛倒欺惑天下盖小人之深計將

徼幸於異日溫伯預聞其事故欲以此張本原心定罪  
宜蒙顯戮苟逃誅竄已出大恩豈可塵污玉堂奉承密  
旨况中書舍人繳納詞頭給事中再曾封駁成命之下  
則御史全臺兩省諫官並有論列陛下即位以來用人  
多矣至於衆論沸騰物情駭動未見如今日之甚者以  
此卜之則公議所棄不可不去也伏望聖慈察君子小  
人消長之機爲宗廟社稷永遠之慮早出臣奏付外施  
行不勝惓惓之懇取進止

第三

臣近已兩曾論奏鄧溫伯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旨揮臣聞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姦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今溫伯姦邪反覆惟利是視交結

蔡確臣節不忠自聞詔除甚駭物聽臺諫論列乞寢成  
命今已累日未聽俞旨事繫消長不避誅譴伏望陛下  
以臣累奏付外施行勿以姦人先入之語而廢天下至  
公之論豈勝幸甚取進止

第四

臣前日以職事進對因及治亂安危之大計伏蒙聖慈  
特賜開納感激抃蹈莫能自勝最後論鄧溫伯差除不  
當陛下諭臣曰卿等須體朝廷之意天下事豈可盡由

臺諫亦當出自宸衷臣雖已具義理開陳退而深思猶有未盡輒布悃幅上瀆天聰惟陛下不憚煩而試聽之臣嘗讀國語以謂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聃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忠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通所為必成所舉必當者諫諍之效也

後世之士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為自全之謀正論遠猷  
鮮有人告於是設員置職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  
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勤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愧於先王  
之盛時也神宗皇帝考古揆今更新官制以朝廷者政  
事之所自出乃用有唐六典之法置舍人於中書省凡  
詔令之未安法度之未便皆得抗議庶協厥中萬一差  
失則設給事中於門下省委之封駁猶恐人之謀慮不  
能盡善則又命諫官議論御史糾彈上下維持綱紀完

密誠使此地率皆得人交修職業而朝廷不治者未之有也今天下方制萬里獲覩陛下之清光者億兆之中僅有一二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焉自二聖臨御以來羣臣無非次之對上則六七執政下則四五言官而已陛下所與謀議者其寡少如此臣若更以體朝廷為事知公議之不可而不以告於陛下則黎民疾苦萬務闕失邪正之消長中外之情偽何以盡達於聖聽乎昔唐太宗之朝三日不諫則責侍臣蓋高卑

之勢既已遼絕上下之情常苦不通虛已招來猶或不  
至儻示厭薄人誰盡忠書稱堯之德則曰稽於衆舍己  
從人語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序禹之所以興則  
曰益贊於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  
改過不吝惟其諫而能聽聽而能改此堯舜禹湯之所  
以聖也伏望陛下開廣聰明延納忠讜言或逆耳則求  
諸道語或遜志則知其惡任賢勿二去邪勿疑使懷姦  
者無隙可乘履正者樂告以善陛下廣覽兼聽日新聖



德與堯舜禹湯並驅爭先不其偉歟臣待罪諫垣曾乏  
善狀惟是盡誠無隱庶幾報塞大恩更願陛下察其愛  
君之心恕其狂妄之罪少賜採擇不勝幸甚取進止

第五

臣近已四次論奏鄧伯溫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旨揮臣  
不敢遠引前古上煩天聰止以祖宗故事更為陛下開  
陳庶幾愚忠或蒙採納臣伏觀太祖以和嶠貴家子能  
業文甚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近臣曰嶠眸子眊然胷

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其命遂寢景德三年樞密院  
議次補禁軍列校王繼英奏曰藩邸給事之人尚在外  
職者皆聚議騰謗謂臣蒙蔽不言於上致其留滯真宗  
曰此等皆不自修省苟求僥倖本以因緣際會儻加陞  
擢必須有名方塞輿議先朝時有一散從官李榮在藩  
日曾預給使後十餘年但隸名尚食局嘗隨流輩預選  
先帝見而詢之乃知榮也止遷隊長歲餘漸擢為小校  
蓋國家爵位不可輕授也臣每讀至此輒廢書歎息何

者祖宗不吝爵位惟以待天下之賢苟非其人未嘗輕  
假名器豈特畏下之議已蓋將貽謀於後世也且藩邸  
之吏預有執事之勤雖軍校之微猶不欲無名與之况  
玉堂禁近萬萬於此者乎祖宗之朝尤重學士每欲命  
人必審其才器之邪正蓋將求賢以自輔非專取其文  
藝而已如和嶠者固未見過惡之迹但觀其眸子疑非  
端士遂不復用則選掄之意豈欲以小人在側邪今温  
伯姦邪反覆皆有顯狀出入安石惠卿之黨盜取榮寵

晚附蔡確輕用王言貪天之功徼幸異日非特和蒙之比也但以暫掌牋記遂竊攀附之名俾長禁林奉承密旨又非小校之類也臣竊謂太祖雖愛和蒙之才恐非正人乃輟翰苑之命陛下如溫伯之姦慝而寘於論思之地太宗真宗於合推恩人猶不輕授陛下未嘗出閣溫伯本非宮僚今乃無名假寵如此臣竊為陛下惜之陛下亦當為祖宗惜之也况詞頭初下中書舍人已嘗繳納成命既降給事中再具封還朝廷皆不聽從然後

御史全臺兩省諫官相繼論列苟粗合於公議豈至於此紛紜伏望陛下上體三聖之心下為萬世之法因溫伯之辭免收還新命使小人之道不能寢長以為朝廷異時之患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六

臣向者累具論列鄧溫伯差除不當乞行追寢未奉旨揮間臣以疾在告不復再進章䟽近日竊聞溫伯將受新命臣雖伏枕危殆日夕憂懣何者陛下即位以來振

起正道登用賢俊天下之情翕然歌頌今溫伯之姦邪  
反覆中外所知攘奪太皇太后社稷之功以歸蔡確此  
戴天履地者之所共疾况臣誤被恩擢列職諫省豈敢  
容縱姦慝以為朝廷異日之患乎自唐以來為翰林學  
士承旨鮮有不登宰輔近日蘇頌是也今溫伯既至此  
地異日豈敢保其不至執政邪臣大病之餘三次勞復  
自度疾勢恐不得再望清光若姦人不去朝廷臣雖死  
目不瞑矣臣不能自書謹口授臣男具錄上進惟陛下

哀而聽之取進止

貼黃

臣聞溫伯差除本不出聖意止由呂大防留身薦引故有是命然大防之意非特欲成就溫伯以自結於羣姦而已蓋昨來都司擬定任永壽酬賞不當臺諫官屢有彈劾大防切齒惡之無以泄其忿怒是以明知溫伯之罪公然提拔意謂言者必須力爭則欲假此為名以逐臣等皆是宰相之陰謀願陛下聖明深賜省察又若謂

溫伯曾掌牋記欲示恩禮即乞朝廷優與職名處之藩鎮則陛下所以待溫伯者不為不厚而小人寢長之勢可消惟乞出自聖斷早付施行

引疾乞宮觀事

臣昨於前月二十一日忽感寒疾尋在朝假將理比至中汗勢極危殆後以氣血衰耗津液凝滯兩足拘攣不能舉動至今伏枕調治未效詢之醫者以謂近日未有完愈之期竊以二聖耳目之官恐非賤臣養疾之地欲



望睿慈垂察誠懇特除臣一宮觀差遣許任便居住異時苟遂康復朝廷別有任使願竭犬馬之力仰酬天地之賜惟陛下哀憐早賜旨揮取進止

乞別差官看詳役法事

准元祐五年五月二日尚書省劄子勘會近降旨揮差右諫議大夫劉安世點檢戶曹文字竊慮役法內有未完事件亦合看詳五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劉安世一就看詳如有未完未便即具利害聞奏

右臣近為疾病在假已准朝旨差右諫議大夫朱光庭兼權點檢戶曹文字今來臣所患殊未有痊復之期竊慮稽違詔命伏乞朝廷詳酌別降旨揮

辭免中書舍人及乞宮觀事

右臣准閣門賜到告一道伏蒙聖恩除臣試中書舍人者承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代言之任素號才難如臣空踈實為虛授而又向者屢曾論列鄧溫伯罪惡不當復在朝廷於今累月未蒙開納方俟謹逐乃叨遣陟臣

之自處固已難安盈庭公言何可不畏况臣久嬰疾病  
氣體衰羸已嘗奏陳乞一宮觀差遣伏望聖慈收還誤  
恩檢會前奏早賜俞允以安愚分所有告命不敢祇受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

右臣近嘗具奏乞收還所除中書舍人告命准尚書省  
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犬馬賤誠輒干睿聽天恩深  
厚未賜允從進退凌競靡遑寧處伏念臣待罪諫列曾

無善狀既有言責義在盡忠而自春迄今論事不效旋以疾病久廢職業謂宜罷斥以副清議更蒙褒擢實累政體伏惟陛下黜陟多士務協至公任用羣臣不違所學願察孤危之志俾全出處之宜檢會臣前奏所陳早罷新命特除一宮觀差遣執堅死節仰報洪私不任懇切之至

第三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再乞收還所除中書舍人告

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愚誠迫切屢瀆天聰盛德包含  
荐煩聖諭憂危自失啟處不遑伏念臣起自寒生本無  
他技陛下不次拔擢寘於掖垣儒者之榮所宜拜命然  
臣固執鄙陋未即奉承者其說有二自昔臺諫論事必  
以邪正為先蓋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繫天下國家治亂  
之本臣論溫伯至於累章卒不能回是為失職固當罷  
免以戒曠官更被褒遷重得罪於清議此臣之所不敢  
也舍人之任實代王言分押六房預聞機務非博學能

文達於政事者孰宜為之臣屬辭非工訥於應用記聞  
衰落不練舊章一旦叨居必速官謗此臣之所不能也  
既有所不敢又有所不能惟是二者義難冒處伏望陛  
下察臣至懇追寢誤恩檢會累奏事理除一宮觀差遣  
庶安愚分不累明時仰冀睿慈特垂矜允

第四

臣近已累次具狀辭免新命伏奉聖旨未賜開許彷徨  
跼蹐方不自安又蒙兩宮遣使特降宣問錫以珍膳恩

禮殊絕非踈賤之臣所宜當者中外傳播謹仰盛德臣  
非木石豈不體陛下賸遇之隆思效古人國士之報然  
臣有不得已之血誠須至干瀆天聽惟陛下無憚煩而  
詳覽焉臣向感寒疾初汗失蓋兩足拘攣不能步履竊  
自傷悼必為廢人至五月間第三次勞復再中大汗幸  
而氣脉通徹遂能屈伸今既踰月而兩膝無力杖乃能  
起日來自試率三二十步輒筋急而止至於拜跪尤所  
未堪臣竊計之既備從官隔日朝謁自下馬以至後殿

起居進退徑趨本局往復幾二三里以臣疲茶無由勉  
強本欲請一小郡頤養歲月而大病之餘失血過甚心  
虛健忘亦恐管勾公事不前加以慈親年高素多疾恙  
方此盛暑不可出京進退憂惶莫知所處夙夜自念當  
仁聖臨御不欲使天下有一物之失所臣雖亡狀曲荷  
誤知若不披露心腹投誠歸上則犬馬之志終無所伸  
是以不避誅夷再陳疏冕伏望陛下察臣至懇未嘗避  
事特降睿旨檢會累奏除一宮觀差遣俾臣上供親養



下就醫藥異日所苦果得痊復朝廷別有差使斷不敢  
辭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震恐之至取進止

第五

臣近具劄子上煩天聽乞還新命除一宮觀差遣伏奉  
聖旨令閣門差人齋告就賜仍放謝候痊安日疾速供  
職者聞命震驚靡寒而慄伏念臣昨蒙兩宮遣使宣問  
錫以珍膳議者皆謂陛下寵眷言路古昔所無宜即奉  
承以就聖朝盛德之事臣是以包羞拜賜不復有言今

則又荷至恩委曲優異皆前日朝廷所以禮貌大臣者  
顧循涯分義莫敢當若不自陳益犯清議臣聞管仲必  
辭上卿之饗虞人不受大夫之招蓋所以別異等威尊  
嚴堂陞聖賢所取方冊具存恭惟國朝御待臣下重輕  
之體自有典常豈茲愚臣可冒殊禮而况端居私室坐  
受君命不待陞謝遂領職事恩數太厚非特朝廷貽過  
舉之嫌稽慢有誅重使賤臣負不恭之譴兼臣言事亡  
狀已媿曠官久病氣衰艱於步履自度疲茶卒未全安

詞掖要繁必難強勉伏望陛下曲回天造垂鑒危誠追寢誤恩檢會累奏早除臣一宮官差遣不勝幸願取進止

第六

臣近者累辭誤恩乞一宮觀差遣伏奉聖旨依前降旨揮者宸睠優隆固宜祇受私誠迫切尚敢煩言輒冒誅夷終祈開許臣聞賈誼之論以謂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今陛下之

待臣者至矣而臣之所以報陛下者無以他能思惟砥  
節礪行進退出處之際不為天下清議之所棄庶幾無  
負兩宮拔擢之恩爾臣論事亡狀方俟黜幽久病未痊  
自宜避位更蒙進職愈重憂皇是以屢瀆天聰願寢新  
命聖慈容貸累加訓諭臣若迫於恩禮勉強奉行不  
顧言利勝於義則報上之節喪矣陛下亦安用之自來  
臣僚凡有除授分所當得惟以禮辭朝廷必使受之無  
不可者如臣今日所請直以義有難安寧伏稽慢之重

誅不敢順命而苟止伏望陛下擴天地不報之德察犬馬至危之情收還詔書檢會累奏早降旨揮授臣一宮觀差遣使臣進退有地不得罪於清議以遂臣謹古人之戒報陛下之誠豈勝幸甚取進止

貼黃

竊慮朝廷以臣嘗備從官不欲遽置散地必假一郡以示恩禮然臣疾病累月身心衰耗實難強勉以修職事兼臣母老多病不能出京若俟君命已行旋具辭免深

恐愈成煩黷伏望聖慈曲從臣請除一宮觀差遣任便  
居住庶得上供親養下就醫藥惟陛下保全始終特賜  
矜允

第七

臣近具劄子陳乞宮觀差遣伏奉聖旨依累降旨揮者  
區區血誠盡於前奏竊謂既塵天聽必見矜許豈意再  
煩聖諭未賜允從夙夕震悸幾無生理伏念臣自被詔  
除今已累月間蒙宸睽遣使宣問錫以珍膳又降睿旨

就第賜告特放陞謝便令供職恩禮殊異聳動中外臣  
若粗能強勉豈敢違抗君命飾詐近名然臣不幸義有  
難安心懷自愧加以中汗而來凡八十日百端醫治終  
未完復雖策杖可以步履而拜跪陟降俱覺艱難貪戀  
明時未忍謝事所以懇求閒局願養歲月覬幸痊愈復  
備驅策今朝廷之姦邪尚在愚臣之疾病未瘳豈敢更  
竊寵榮干犯清議輒冒誅殛再申悃悞惟陛下全臣節  
於今日責臣報於異時檢會累奏早除一宮觀差遣臣

無任祈天俟命激切殞越之至取進止

應詔言事

時為寶文閣待  
制樞密都承旨

臣伏自去歲病疾得請崇福曾未數月復蒙召用雖聖  
恩博大不遺小才而臣樸拙愚暗未有以報塞萬一坐  
耗厚祿日負憂愧至於當今之要務朝廷之闕政每有  
聞見屢欲論列而既去言路不敢出位伏觀今年四月  
七日尚書省劄子勘會近臣自許言事三省同奉聖旨  
令御史臺行下臣忝備從官親承詔命事繫國體義當



盡規願陛下留神而聽之臣聞朝廷除呂惠卿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物議沸騰輿情震駭伏惟陛下初踐宸極務從人欲以惠卿蔡確之徒殘民蠹國辜負任使為四海所疾是以相繼貶逐屏之遠方雖匹夫匹婦之愚莫不曉然知二聖之心本為天下生靈驅除患害非有好惡之私也謂宜永投荒裔終身不齒而惠卿自移宣城方踰再歲考之常法猶未當叙不識何名遽復卿列議者謂蔡確之母見在京師干訴朝廷願還其子

大臣未敢直從其請故以惠卿嘗試兩宮若惠卿之命  
遂行則將籍以及確確既復用則章惇之類如蝟毛而  
起為天下國家計者其得安乎臣伏觀國朝會要第二  
百三十七卷太宗皇帝雍熙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書  
門下言有掌任職官譴謫在外者昨經赦宥望令歸闕  
責其後效帝不許謂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  
小人宜在明辨大抵人君宜先自正其身亦如治家家  
長不正家亦亂矣故聽讒邪之言則骨肉至親坐成離

間豈能至肥家睦族之道歟大小雖殊其致一也今海  
島瓊崖遠處甚有竄謫之人郊裡已來豈不在念蓋此  
等為行蠟嶮若小得志則復結朋黨恣其毀譽如害羣  
之馬豈宜輕議哉臣竊謂祖宗仁德均被動植及其制  
馭小人則一切斷之以義惟陛下善繼善述不愆不忘  
保守初政堅如金石萬機之暇屢省先訓異日或有大  
臣尚持姑息之論巧為道地假借大姦伏望陛下以太  
宗之至言面折其妄使中外羣小不能窺伺朝廷之間

隙搖動正道天下幸甚取進止

盡言集卷十三

盡言集跋 附錄

先公宮傅天性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問之亦無不知多聞強識自以進士貢則稱博洽元祐戊辰以彭山令丁內艱歸寓畿邑時復制科即慨然益蒐討舊學期以是舉進居三四年待問之業悉備人未甚知亦不求知於人邑距京不百里獨不一往或勸之曰聞從官往往薦所知未剡章者亦既許人左右無乃後乎先公笑而荅曰患不能爾會有知者久之至都城果如所聞唯寶文

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劉公難其人猶未舉也作書以謁  
一見稱獎乃錄所撰策論繼見則深愛之遂應詔舉焉  
明年甲戌改元紹聖時事更新公自鎮帥坐向所言事  
謫嶺外先公以是不與召試絢侍側每聞言知遇特達  
之意欲登其門恨不能也大觀戊子先公沒既踰歲絢  
扶其喪汴汴趨洛過永城聞公寓傳舍亟往見之與進  
甚厚以門人之子留飯諄誨良渥因話及初除諫官時  
入白太夫人曰言責之任稱職實難依世吐茹則忝先

人直道不回將蹈禍患詒慈親憂方今孝治某無兼侍  
以親辭必得請辭之如何太夫人愀然曰是職也汝父  
平生修蘊欲為而不得者今朝廷命汝汝父之意伸矣  
第為之萬一斤吾誓偕行慎無以吾撓汝素志某再拜  
受教辭不獲命乃不固辭既就職則遇事極言無所顧  
避以報異知及後被譴即白曰高年適炎荒非便請留  
婦及孫以養某當攜它子之貶所太夫人曰吾向許汝  
偕行臨事食言吾弗為也且吾留則憂思益甚不如前



邁死生命也避可得乎家人猶疑強勉其子爾從容  
微伺之恬恬不異平日遇患難幾三年一夕無疾而終  
卒無悼怛之色嗚呼世徒知公正色立朝論議風節永  
霜凜然蓋其母太夫人之賢如此雖傳記所載賢母烈  
婦又何以加諸絢以行速不果再造起立願聞治心行  
己之要公命之坐乃告之曰某少學溫公既擢第筮仕  
行有日即往別且丐一言終身行之溫公曰其誠乎吾  
平生力行之其後用之不可既某曰行之何先溫公曰

當自不妄語始某服膺欽誦奉以周旋初猶勉強久乃  
安之凡所云為無一不出於誠者絢心識之願學焉病  
未能也建炎丁未今上即祚睢陽絢時守壽春復召為  
給事中過同寮直舍傳公諫草盡言集者就觀之首見  
者德魁雋世所共賢者舉錯非是公必言之不少假或  
者甚之絢應之曰治已如公則可苟為不然必有躡其  
後而攻之者欲傳之未暇甲寅絢自會稽得請外祠來  
寓崑山公季子至叔以尚書郎職事繼至絢借盡言集

則已為人所先矣獨得公所為文元城集二十卷且傳  
且讀躬自是正反復惟驗以求公之志趣而則倣焉今  
至叔除守海陵復來待次絢始求是集傳錄親校讀玩  
再三備見所上章疏諷諭論列動繫國體諏訪審訂咸  
有根據嚴而恕簡而不苛氣平守固辭直事核皇皇乎  
仁義之說也大旨務在人主慎微師古總攬綱柄輔臣  
協恭弼直杜絕阿私凡百有位持身顧禮義莅官循法  
度如是而後已則是書乃言官之模楷輔弼之龜鑑卿

士大夫之藥石絢觀其書則思其人思其人則誦其言  
因憶疇昔致誠不妄之語無少不合故輒題其集後并  
記親聞之說以見一話一言未嘗不根於誠也噫先公  
出公之門十六年而後絢識其面又二十年而後見其  
集又十年而後得其全書家藏而時觀之景仰之心蓋  
四十四年矣非特如是搢紳好事者多傳其書以為師  
法方將盛行於世為時利澤施諸千載而未艾也絢雖  
老矣猶庶幾及見之紹興六年丙辰季冬望日資政殿

大學士在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河南王綯題  
元城先生南遷往還皆道曲江比得其手帖十餘紙於  
州人鄧氏迺刻石清淑堂上適先生曾孫孝騫自連山  
來訪出其家藏盡言集十三卷因命工鏤版置之郡齋  
淳熙五年戊戌閏月初吉假守括蒼梁安世謹書

